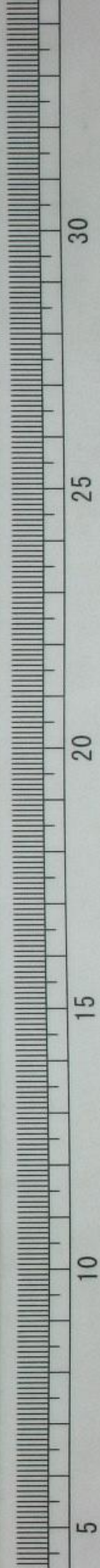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策正本

三

113
690
3





418  
690  
8

新策卷之四

二十三論上

客讀二十三論。問吾曰。子何不自揣。爲若出位之言乎。且吾視子之常。何其迂也。吾未知子言世務何如已。曰。否否。我以擬其文也。非以做其實也。以泛論乎古也。非以切言乎今也。吾結髮受書。唯古人是迷。其迂其直。非所識也。客曰。我之文。鮮及經世。子之擬之。亦宜矣。然子雅稱秦漢。而此文也。方而滯。冗而弱。求諸秦漢。未見其肖。豈倣韓非國策



而誤曰邪。曰唯唯。吾嘗謂舉業病於文。又利於文。我之所謂文。曰記。曰序。曰東牘。是而已矣。時覲雋者焉。而至五六百言。則補填耳。亂雜耳。彼之操觚。則萬言條達。無他資於舉業也。吾故擬彼場屋之文。一日課一篇。務其達。不求其雋。今而視之。雖我亦厭。每欲毀而棄之。而二十三日精神亦不忍沒之。故紙籠。所以貽是譏。譏者不止子也。請書子之譏以防之。文化甲子孟春。賴襄識。

○君權內治

總攬萬人之命。而制之於一人之手。是人君之任也。

語物之少。以一人爲至。語物之衆。以萬人爲至。人君以至少。總至衆。一失其所攬。其勢將紛亂解散。不可收拾。可不懼哉。苟知其可懼。亦何得自宴樂而逸豫哉。然後世之君。以宴樂逸豫。而招給亂解散之禍。爲姦豪所劫奪者。項脊相望。何也。蓋其心常謂。我一人之權足。以制萬人之命。而萬人無如我何也。是以肆然蕩然。沉宴樂而溺逸豫。宴樂逸豫。固多其類。而其沉溺之最者。爲內廷。凡百之禍。無不源於此也。人君將謂內廷。自內廷。外朝自外朝。我退安內廷。何必害于外朝之政。是其所所以招禍也。請極言歷代之弊。蓋



內廷者。人君退安之地。其始也。嬪婦內豎。厯厯數人。任侍御掃除之事耳。至後世也。則爲外政之源。何謂爲外政之源。蓋人之情。勉強於堂階。而誠實於枕席。易疑於諛諛之言。而易信於刺刺之語。以易信之語。而投於誠實之候。以勉強之心。而聽易疑之言。則必資於易信者。以斷易疑者。而外政始源於內廷矣。是其弊之大本也。紛亂解散之勢。已萌於此。本蠹而末腐。固其機也。故其始也。投於君之心耳。其中也。請謁於當路諸人。當路諸人自知此之易疑。而彼之易信。常有畏之之心。則不敢不受其託。某忠而才矣。某邪

而不才矣。雖邪而不才矣。而爲彼之所託。則不得不用。邪而不才者。不得不用。則忠而才者。不得不舍焉。當路之常者。猶然。况其姦者乎。忠者賴以舍焉。邪者賴以用焉。而內廷之黨。若布於外。當路諸人間有憂國者。不受其託而爭之。則以夫易信之言。瑕不受託者。而瑜受託者。以誠實之情而聽。無不瑕其瑕。瑜其瑜。卽不然而訪之外人。外人已爲其黨。則如合符也。然後黜其瑕者。而委其瑜者。而內外上下無非私黨矣。人君以一人孤立其上。枕席之中已爲敵國。况堂階乎。况四境乎。其所攬者已去其手。而紛亂解散之



勢乃極於此。然而其心猶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。而萬人無如我何也。宴樂之益沉逸豫之益溺。而不知天下之姦豪已窺其後。嬪婦內豎其爲禍猶淺也。至姦豪則不然。夫彼姦豪者。當英明在上。則伏而不見。匿而不出。然其漆指垂涎之心未嘗止也。將待上之有暗主。以伸其所大欲焉。而其眩惑乎君也。未嘗不因內廷也。其心蓋謂我欲竊權。而固獲於權。則君亦必生固守之心。於是適焉自引。如不有意於權。鼻然自伏。如畏於權者。縱君之所爲。而如不聽知者。君乃以爲彼無如我何也。我權常在我手。人無

之能爭也。於是乎始沉宴樂。溺逸豫。而後彼姦豪者始得以竊其權於外。又從而結其所宴樂逸豫者。酬彼之所欲。而使助我之所欲。使君不得覺權之漸移。又恐他人之爭已權也。乃鼓其好利競榮之心。使內外上下紛爭而不辨。則其勢不暇及我。然後我得以專其權而久持之。久持之則其威牢定。而其勢積重。內合內廷。外援萬人。內外聯絡如膠漆然。以萬人膠漆之臣。窺一人孤立之君。其爲禍豈可測哉。是歷代所同也。夫雖至昏極愚之君。豈甘此不測之禍哉。蓋亦不能知禍源而塞之。人君自疑。我退安內廷。何必



害外朝之政。然而其禍害至此極也。然則禍源專在內廷。內廷果可去乎。曰何其然。嬪婦內豎厪厪數人。任侍御掃除之事。獨取於其廣繼嗣。而減冗員者。勉強於枕席。而誠實於堂階。每疑於刺刺之語。而每信於諛諛之言。則雖有姦豪。而將誠伏于其明。尚何厪厪者之患。何紛亂解散之有哉。唯夫宴樂逸豫沉溺於此。是以爲禍之源也。然則禍源專在宴樂逸豫。不宴樂逸豫則可乎。曰何其然。不原所以宴樂逸豫者。而徒欲不宴樂逸豫。是亦勉強耳。雖得宴樂逸豫而不敢然也。不敢然者。有時而蕩。不得然者。無時而肆。

彼其始之所以肆然蕩然沉溺於此者。無他。其心自謂我一人之權足以制萬人之命。而萬人無如我何也。禍源所窮在此已矣。人君苟知其以至少總至衆。則謂天下之可懼者無若人君矣。以天下之可懼者爲己之任。雖欲宴樂逸豫而可得乎。人君唯謂天下之可樂者無若人君矣。夫是以自釀不測之禍。授天下之姦豪以己之權。而不悟也。



立為之意。所謂不與共  
 權柄者。君之所恃以為君也。君握權柄以馭其臣。是  
 以能制闔國之命。與其臣以權柄而使專之。是自喪  
 其所恃也。何以為君乎。故權柄在上則盛。下移則衰。  
 下移而不回則亡。和漢古今之事。如星羅也。知符脗  
 而燭然也。古昔明君知其如此也。於是以其經艱險  
 老事機之智。而立其憂後嗣防禍變之制。制之一立。  
 延於百世。世之俗儒者。乃容喙其間。動援經義紛紛  
 不止。以謂如古制則使人臣謂人君猜我。殆非所以  
 任使賢公名卿也。夫執政太臣。孰有不忠謹者哉。雖

○大臣監官

權柄者。君之所恃以為君也。君握權柄以馭其臣。是  
 以能制闔國之命。與其臣以權柄而使專之。是自喪  
 其所恃也。何以為君乎。故權柄在上則盛。下移則衰。  
 下移而不回則亡。和漢古今之事。如星羅也。知符脗  
 而燭然也。古昔明君知其如此也。於是以其經艱險  
 老事機之智。而立其憂後嗣防禍變之制。制之一立。  
 延於百世。世之俗儒者。乃容喙其間。動援經義紛紛  
 不止。以謂如古制則使人臣謂人君猜我。殆非所以  
 任使賢公名卿也。夫執政太臣。孰有不忠謹者哉。雖

行  
 後  
 卷之四  
 五  
 新



然凡治國者不賴人而賴法。古制之慮大臣也。非待大臣以邪橫而常猜之也。今雖皆忠謹也。而何知百世後不有邪橫者哉。故立之制。使後嗣常守而不變。則雖有奸人。而不至專權。是法之所以可賴也。所謂制者。不獨以慮大臣。而亦所以保全大臣也。爲人臣者。皆知其所以保全我也。孰敢謂猜我哉。况賢公名卿與國同休戚者。亦何視其所憂慮者。以爲猜疑而變更之哉。人君固不眩於俗論也。苟眩焉乎。不喪其所恃者幾希。人君宜斷然謹守古制也。已。雖然其於古制。當求其所以立焉之意。所謂意者在不喪其所

恃而已矣。而古制之中。亦有足以喪焉者。非智之疎也。由密而過也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有二。其一曰。執政以輪直宰事也。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原祿重權不可並授。其授權也。亦當分而授焉。庶幾不至專橫也。於是勳舊巨室與以厚祿者。特取於其內。外相形鎮壓奸邪之心。而不使參預機務。乃別擇俸祿不太厚者。以爲大吏。以攝制群士。卽雖巨室而進止奏請。一因其傳宣。然所謂大吏者。亦置六七員。復置其副。而皆統之於君。可謂善制哉。俗儒乃謂以卿攝於大夫。經義所未聞也。且我之執政。卽彼之宰相。宰相必專任一人。



而後可展厥才。宜以卿一人攝制大夫以下以統政權。噫夫秦漢丞相。唐宋同平章事。元左右丞相。皆專任一人。而動至專橫也。朱明懲胡惟庸之禍。歸政六部。尋置閣臣五六員視草。是其所以軼前代也。我之執政。酷肖閣臣。蓋衛帥肖吏部。騎帥步尉肖兵部。計司郡司肖戶部。市司肖刑部。工司肖工部。謁者肖禮部。粗存六部體貌。而執政亦不以一員統之。明君所慮。蓋暗符邪。我王家古置大連大臣四五員。尋增內大臣。其後有所謂大政大臣者。然猶非親王不任焉。中朝乃以大臣任之。至立攝政關白。內覽宣旨等名。

則上下妄作極矣。其稱賢公名卿者。獨淡海公一二。人耳。其他皆專橫如彼。蓋誤取唐制以自招此弊也。而室町氏亦取其弊餘之制。置管領職一員。以細川斯波畠山三巨室更充之。厚祿重權並以授之。而七頭三司者。皆受其攝制。其稱賢公名卿者。獨細川賴之一二人耳。其他亦皆專橫如彼。大凡管轄諸部之政。而其總合歸一之處。人君以一人操之。是人君之所以不可無也。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。則無君可也。有攝政關白。而天子如弁髦。不亦宜乎。今乃謂執政宜專任一人。是使百世後有弁髦其君者也。然



使弁髦其君。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。古制六七大吏。以一人宰一月之事。輪直循環。周而復始。此亦不使權柄常在一人也。可謂密矣。然雖不使常在一人也。有時而在一人。何若使常分在數人哉。欲使常分在數人。則莫若廢輪直之制耳。夫所貴於列署攝政者。以其分權也。當夫直月也。銓選食貨兵營工作典禮之政。盡總合於一焉。今也無非忠謹者。則權愈專事愈成也。百世後遇彼橫邪者。則幾何而不至弁髦其君。如夫攝政關白管領哉。又何在其爲分權也。廢輪直則猶明閤臣恊心贊輔矣。不獨不弁髦其君。亦可

以絕苟簡推諉之弊矣。難者將謂如此則百世之後六七員之中。宿任望隆者。常爲計議之首。易至專權。而新進望輕者。不得與之抗。君則受其弊矣。是習淌之見耳。如此而後雖新進而得以抗宿任者耳。當夫直月。諸政總於一人之手。孰能抗之。廢輪直而人人爭議。取決於君。君則始足以禁其專橫矣。其二則曰。監察之勢輕也。古昔明君其意蓋謂君而無耳目。群臣忠邪。庶民疾苦。無由而知也。於是立監察之官。以下親信可倚公忠不偏者充之。徒隸副焉。掌伺察事。其於都市諸曹。不時出入。毋得拒之。是以人君獨坐深



宮而臣民微事無不悉知也。非常之變可以預備而無危也。人君權柄是以益隆。可謂善制哉。俗儒乃謂三代無監察之官。是叔季之法。生人臣自疑自危之心者也。宜廢此官。推誠心於群臣腹中。噫。我王家古置彈正臺。其尹或以親王充之。常爲法紀之司。朝綱由之振肅。而中古徒供文具。至或闕尹不置。執柄大臣愈無忌憚。若彼朱明亦置左右都御史以統衆監。與閣部抗爲三焉。世宗以小嫌抑臺諫。而法紀漸萎。愚嘗論明初未有閣臣專權者。而至嘉靖中嚴分宜父子。乃有大小丞相之目。終釀禍變。而其君不得保

全之者。起於憲部之勢輕也。夫有此而輕。猶且爲姦臣之地。乃謂宜廢此。是百世之前豫爲姦臣之地也。然豫爲權姦之地。不獨俗儒之論爲然也。古制監察皆紆於大吏。蓋所謂監察猶我之大少弼。彼之殿中侍御諫議。而所謂大監察者。如我之尹。彼之大夫左右都皆宜直紆於君矣。而不然也。故其勢太輕。此制也。蓋慮其恃爲君耳目。或至橫肆也。是以縱諸此而操諸彼。可謂密矣。然監官之橫肆。孰若巨室大吏之橫肆。何若其重勢直紆諸君使足抗大吏。如夫尹與都哉。則百世之後。雖有權姦者。而常有所忌。而不



至專橫。自簡一入。無不落膽矣。夫所貴於立監官者。以其察群臣忠邪也。今與勢太輕。其建白報告。概由人宣達。是何在其爲察忠邪也。小臣之邪。不必害國。大臣之邪。必至危國。苟重監官之勢。則大臣無不謹飾也。奚翅大臣然也。小臣何有不風厲者哉。奚翅小臣然也。亦足以抗諫於君也。故監官之任。當以察君之非爲第一。察巨室大吏次之。察小臣爲下。難者將謂如此。則君之耳目。獨及於上。而不及於下。民庶疾苦。何由而知焉。是淺露之見也。如此而後耳目不獨及於上。而得及於下耳。夫臣民微事。知之何益。今

察人君及大臣之非。則人君及大臣。非皆關民庶疾苦者也。人君之德日進。而其權柄益固矣。噫。權柄者。君之所恃以爲君也。故明君立制。其意甚密。使後嗣不喪其所恃焉。而大吏之以輪直宰事也。監官之勢不重也。皆有足以喪焉。則密之過也。後嗣不眩於俗論。而守古制。固美德也。然徒守古制。而不知古制所以立之意。而副之。謂之守古制。不可也。賢公名卿。其亦盍慮此。故廢輪直重監官者。似不守古制也。而不守古制。適所以守古制。守古制。適所以不守古制。則何必守古制哉。



新編 卷之四 十一 賴氏正林

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，內容不可辨。

○銓吏革弊

必宜有也。不必宜有也。有則有以司事。不有則無以司事。是非必宜有者乎。有則足以助事耳。不有則不足以助事耳。是非不必宜有者乎。古之善治國者。以長官為必宜有者。以胥吏為不必宜有者。故事立而不弊。後世則反之。請言事之尤大者。夫計曹者。國用所贏縮也。郡曹者。國本之所安危也。市曹者。國法所弛張也。古者國用司於計司。而計胥助焉耳。國本司於郡司。而郡胥助焉耳。國法司於市司。而市胥助焉耳。今者籌錢穀。筭緩急。委於計胥。監豐耗。管微比。委

新編 卷之四 十一 賴氏正林



於郡胥。審問擬理盜賊。委於市胥。而三司贅於上矣。是之謂三大事弊。然此三者。其始或有便於國之勢。而未有弊於國之形。是弊之所以不去也。何則。胥吏之體。近於其民。而嫻於其曹。民之情。僞如擢髓也。曹之案簿。故事如指掌也。上之人。視其然也。以爲便焉。便其久焉。而不變。長司之體。遠於其民。而疎其曹。民之情。僞如帷面也。曹之案簿。故事如望洋也。上之人。視其然也。以爲不便焉。使其不久焉。而屢易。屢易之至。且至暮遷。如客其曹。不變之至。龔子傳孫。如主其曹。以主其曹者之心。受客其曹者之令。以帷面望洋。

之識。御擢髓指掌之情。而弊乃起矣。計曹之弊。蠹郡曹之弊。刁市曹之弊。墨魚綠籌筭之際。不誤具覆。不夾勾覈。而暗有所蠹。魚綠監管之際。動厨傳擾閭里。刁勤下戶。而銷擱豪族。透錢洒換之患。由之而至。魚綠審理之際。所欲甘心。雖有可未減者。而舞文巧詆。必致刻深。所欲報德。雖有可痛懲者。而折律貳端。必附解免。蓋其俸薄。而其員少。其任久而其權專。故雖廉且厚者。不得不然也。其始也。猶於案簿交錯之際。爲紛紜眩人之計。使長司不得覺。至其終也。箝制之術漸熟。瓜牙之黨漸廣。高下起滅。唯其所爲。及至此。



也。上之人非不知其爲弊也。而如無見也。何則以其必宜有也。至若夫長司也。詮選甄別。概拘資格。起於紈袴。而遽幹劇務。唯胥吏之成。是仰體專勢。孤則袖手旁觀耳。卽有強幹精明者。欲察其弊。而釐革之。而客主之勢。已不可較。甚則衆謗囂騰。譏彈倒起。生仕途之梗焉。是以游移遷延。以三曹爲傳舍。推諉於後。至而汲汲於前陞。及至此也。上之人非不心知欲革弊者之爲是也。而如無見也。何則以其不必宜有也。吁弊而至此。其勢誠不可去邪。盍反其始。勢者在上之所制。嚮之制也。誤矣。苟回其勢。漸而釐之。則何有

乎。紈袴而贅焉者。罷免之。詮計司必取其堪籌筭。詮郡司必取其堪監管。銓市司必取其堪審理。而資格不論也。皆使久而不易焉。近焉爛焉。必至彼擢髓指掌。專其任責。其成不苛察。而掣撓之。果便於國乎。時增秩下賞。鼓舞其氣。使不怠倦。則彼其心必欣欣然。有所聊賴。司國事不異私事。視計曹如家產。視郡曹如家園。視市曹如家廳。措置營設。不敢苟簡。乃以視其效爲樂也。雖不至襲子傳孫。而終身於此。不陞轉焉。亦無憾也。夫而後嚮以爲不必宜有者。今也以爲必宜有矣。至胥吏則察其貪墨之甚者。斷而逐之。然



後擇其稍謹敏忠林而無黨援者厚其俸而分其權  
悉聽於司之所御果弊國乎且至而暮遷可也夫而  
後嚮以爲必宜有者今也以爲不必宜有矣是之謂  
回其勢勢回而弊去何患事之不立又何患彼國用  
之不羸國本之不安國法之不張乎哉

○分祿等位

三代之法未必可則也夫世祿者三代所共所謂王  
政也其祖有<sub>二</sub>功勞其孫宜受之報於是乎世其祿使  
其常在於上與宗社相終始也然有<sub>二</sub>功勞者所謂才  
者也無<sub>二</sub>功勞者所謂不才者也才者之子孫未必  
皆不才聚皆才矣才者之子孫未必皆才概不才矣  
蓋祿而在於上者無不驕逸不祿而在於下者無不  
艱難無不艱難則無不才無不驕逸則無不才是不  
才悉在於上而才悉在於下也而國不危者未之  
有也何哉彼不才者無在於下之慮則謂已之所當



然而不德其上。不德其上則將自肆。彼才者無在於上之望。則謂已之所當然而不勸其上。不勸其上則將自棄。才者自棄。不才者自肆。其無危乎。欲使之勸其上則不得不舉。在於下者也。不得不祿無祿者也。欲使之德其上而不宜降在於上者也。不宜奪有祿者也。而國不絀者。未之有也。何哉。昔之才者。祿而至今。今不得奪之也。今之才者。祿而至後。後亦不得奪之也。遞至百世。其無絀乎。國之祿有限。而國之才無窮。以無窮之才。而資於有限之祿。在於不才者之祿有餘。而與於才者之祿不足。欲不與於才者乎。無誼

也。欲剥取於民乎。無惠也。弊而至此。非三代之法致之乎。夫人君之所恃以御臣民者。爵祿而已矣。善御之者。使臣民德乎我。勤於我。雖數升之祿。片紙之文。無不躍然來趨焉。無不欣然感戴焉。而後億萬之人。唯我所御。苟不德不勸。自肆自棄。則其勢各自爲之。將謂人君之權不足重也。人君將何恃御之。然而猶謂之三代之法乎。世之論王政者。曰列國之法。有世祿有否。否者非也。是殆不知用權之術也。以愚觀之。否者固是矣。世祿者。雖其祖法不可忘易。而宜我爲融酌。以不使至危與絀。夫彼周者爲世祿。秦漢者侯



王之外以時上下。唐宋明清者皆以科舉之法。御億萬臣民。昨不厭糟糠。而今也食於連府。今食於連府。而明也不厭糟糠。唯其才不才是視。何啻不世之。故天下之祿不至不足。而天下之臣民常勸。常勸之弊。至奔競尅薄矣。本邦先古報功之祿。有上中下三等。或世或否。及至後世。乃一授采地。與宗社相終始。臣民之祿常有餘。而臣民之功勞報簡。靖忠厚勝漢土。萬萬。而其弊也。自肆自棄。痿痺偏枯矣。痿痺偏枯之與奔競尅薄。其爲患均矣。卽患之欲以猝取漢土之法。何特國勢人情之不可爲。亦開易法之端。導僥倖。

之途也。故無若就世祿中稍爲融酌也。融酌者何如。立之期限也。分之等流也。曰。自昔至今其祿者世之如故。曰。自今至後其祿者不許世之。等其職銜。而殺之。不才而無職者有常祿。才而繫祿者增其祿。及其身而奪職。及其子孫而不得襲焉者。皆失其增祿。而復其常祿。有罪辜則更損其常祿。有功勞則更加其增祿。如此則彼不特不怨之。而且德之。勸之。然而舉其才。宜如科場。每歲令世祿子弟。於各隊長之家。試其射騎鎗劍。試其陣法戰略。試其時務之議。簡其俊者。薦諸執政。執政每三歲會而再簡焉。薦諸公。公每



六歲親會試焉。授之職祿。止於甲科一人。如此則上之費祿至少。而不至不足。下之德之勸之至衆。而不<sub>至</sub>有餘。庶幾享和漢二法之利。而不受和漢二法之弊乎。是所謂融酌者也。所謂融酌者之外。又有法之可立。漢土古今有祿有爵。本邦先古亦然。先古之爵自正從一位。至大少初位凡三十階。遇才而有功勞者則等而報之。而所謂位記者。亦片紙之文耳。然受之者無不欣躍也。至於後世。武人質魯。所恃以御臣民者。獨止於職祿。而祿無不世之。則至使其不德乎。我不勸於我。鎌倉二氏未全有天下之祿也。故其分

祿雖皆世之。猶嗇而節之。受其祿者。亦頗德之也。至室町氏及近世速浪氏。則天下祿利之權全歸其握。故其分祿大濫太侈。又從而世之。受其祿者。不惠之。有<sub>功</sub>勞者。不勸之。以至危且絀而止。此豈獨世祿之弊也哉。亦由不知有爵位之法也。從政者知爵位之爲誼。而欲立其法。亦宜斟酌古今情勢。就素有之職。銜假其名。而虛其實。以定其階級。遇才而有功勞者。則等而報之。其他或就彼之佩服儀衛。或就我之書記教命。立之文章。制之等差。此數者皆取方今體貌稍存者。因而定之。新臣民之耳目。而不至駭臣民之



耳目。則無非爵之類也。如此則亦上之費。祿不至不足。而下之受祿不至有餘也。我朝古法有其可倣如此而不知倣焉。漢土古法有其不可則如彼而乃則焉。非不知用權之術也乎。今君苟能知此術而融酌世祿。亦定爵位以輔其祿。自重而用之。自節而出之。不至濫與侈。則才悉在於上。而不至艱難。不才悉在於下。而不至驕逸。德其上而不自肆。勸其上而不自棄。無痿痺偏枯至危與紕之患。而數升之祿。片紙之文。足以籠絡鼓舞舉國之豪俊也。

○用才取人

治天下國家有術。得才而已矣。得才有術。不求備而已矣。夫治術之急務。莫若得才。才苟得乎。理法禁制財用。御衆吏。撫細民。何政不可備。何事不可舉。才苟不得乎。雖有法禁。弛而不振。雖有財用。壅而不阜。雖有衆吏細民。怠惰衰削。而不可御且撫之。人主徒有脩政舉事之志。而莫能副焉。是故得才與否。天下國家治亂否泰之所決也。天下國家之治。人主無不好也。天下國家之否亂。人主無不惡也。而去其所好。而就其所惡。比比皆然。夫去其所好。而就其所惡。豈人



之情也哉。暗昧有以致之。後世人主坐享祖宗遺業。而如已力得之。驕逸怠傲。爲目前十數人所承奉。不知外事。法制弛也。財用壅也。衆吏怠也。細民衰也。而坦然四顧。曰。國家已治。何必汲汲焉以求才爲務。是暗之上者也。後世人主或曰。吾非不求才也。如無才何。是暗之次者也。暗之上者。亡論也已。暗之次者。愚將言其所以暗焉。夫有非常之能者。必有非常之失。善于此者。未必無不善于彼。備百能而無一失。具百善而無一惡者。則天下何有此乎。故其明者有一能。從而用之。而其失不問也。有一善。從而取之。而其惡

不論也。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。下至新進府吏胥徒。皆奮躍磨礪。不至自棄也。是則不才者亦將至於才。况其才者乎。其國之富才也亦宜。政以脩事以舉。天下國家豈有不治焉哉。其暗者反之。遇一能則曰。彼有某失未可用也。遇一善則曰。彼有某惡未可取也。是以上自世臣士大夫。下至新進府吏胥徒。皆無不銷沮自棄也。是則才者亦將至於不才。况其不才者乎。其國之乏才也亦宜。政以不備事以不舉。天下國家豈有治焉哉。明者之所以爲明。暗者之所以爲暗。不亦較著乎。甲斐山本晴行有言曰。明主試之。暗主



論之。譬之刀劍。論之則名工所鑄亦不保無瑕。試之則雖屠者所棄。或有利器。由此觀之。人主之以謂無才者。亦不試之也。人之才有長短得失之偏。有細大煩簡之殊。不可以使撫細民也。而或善御衆吏矣。不可以使制財用也。而或善理法禁矣。人主各察其能之所當。而數試用之。則天下之利器出矣。夫已得利器。則國家事務。雖有弛者壅者怠者衰者縱橫紛亂。而不可備舉者。而以此臨之。則裁割斷制。迎刃而解。何難治之有。故曰。治天下國家有術。得才而已矣。得才有術。不求備而已矣。

○均田釐籍

戰國之法。存至治世。無不便者。以其簡而近民也。世之腐儒動稱三代。是古非今。是外國非本土。欲以禮文度數變馬上之規。夫馬上之規存矣。是以不萌馬上之患。變馬上之規。能不萌馬上之患哉。然則馬上之規。悉便乎。曰。馬上之規。悉便矣。而有一事不便也。是何謂也。治農之法。是也。夫所貴於馬上之規者。以其簡而近民也。治農之法。簡則簡矣。如不近民。何。不近民。將不便。民之不便。國受其弊。是可不爲之慮哉。何謂不便。民產不均也。黃籍不精也。民產不均者。



何。古昔平安之治。做李氏制天下之民。皆有口分二畝之田。周之井地。此爲近焉。中世以降。縱民私賣買。田貧者日貧。富者日富。加之神計佛資。淆雜其間。守介之令。有所不及。而田制始壞矣。戰爭相踵。無復有明制。至豐臣氏。町畝丈尺。一變古法。而田制再壞矣。豪戶有田。至數十頃。至窮戶。或不及一頃。勢力相役。收大半稅。東家連倉列廠。牛欄馬槽。星羅其內。耒耜器械。鱗次其外。而西家則鶉衣百結。一鬻之麥。淆以草芽。夫妻分之。夫天下之田。固足以分於天下之民。而有餘也。然而如此。非民產不均乎。均之之道。欲如

古之口分田。則事情有太不可者。至若井地之制。彼之地形。夷坦平曠。此之地形。則腹背隆而潤。首尾卑而狹。其勢不可做也。欲強做之。方邪豐殺。高卑迂直之形。籌之至艱。分之至煩。且猝褫豪戶。苛擾窮戶。怨讟紛起。不致禍患者幾希矣。是聖人之制。用以釀亂也。斷不可做矣。故宜酌古昔量今時。稍爲之等限。徐視其功效耳。每一家田一頃。是爲定限。過之者不許買。而及之者不許賣。過之者之中。其不盈二頃者。不分於子弟。而盈二頃者。許分於子弟。無子弟者。豫畫分之。待有子弟而分之。或使不及之。而極窮困者。佃



而耕之。如此則數年之後自然融通無不均矣。是均民產之道也。黃籍不精者何。古昔平安之治最重戶籍。五戶相保。一人爲長。五十戶一里。每里長一人。六年一造。檢其加減。夫彼周漢而降亦無不重版籍。至明清而甚詳。明清之法。戶丁籍曰黃冊。土田籍曰魚鱗冊。黃爲緯。以定賦役之法。魚鱗爲經。以質田畝之訟。以一百十戶爲一里。推丁糧多者十戶爲甲。十戶一甲。十甲一里。里之長一人曰老人。董一里之事。糧長三人管公稅。貧而老者司木鐸。守令監其勤惰而升降之。每一里編爲一冊。冊首總爲一圖。鰥獨不任

公役者。帶管於百十戶之外。而列於圖後。名曰畸零。每十年一大造。其他三門九則之法。爲至詳悉。本邦後世亦非無此制也。特略而不詳。戶籍之法。附諸頭陀郡曹計曹之所司。民數穀數田祿分等之簿。每郡不過領其大槩。流寓逃散。唯其所爲。其所樂則聚爭尺寸。其所不樂則汗萊不治。而保首里正鄉長大鄉長之類。或以一人管數里。權重而情苟。或以一家襲數世。其庸愚者。藉上之威武。斷鄉曲。聚稅之外。不知有職。助富民而困小戶。結納猾胥而蔽罔上司。是以小民散漫。莫或親睦。奸僞日長。逋欠歲多。種種弊端。



不可棲數。衝劇之郡。因衝劇爲奸。僻曠之郡。因僻曠爲奸。要之皆坐數簿之略也。非戶籍不詳乎。詳之之道。欲分差官吏。搜檢釐革。則煩擾民情。而多寡廣狹。因賂而成。瘠其上下。而肥其中間也。必矣。宜因今日素有之制。參酌明清之法。以定其法。概小自五戶。大至一郡。體統相包。管轄相攝。帶管畸零。其從明清制。每一鄉編爲兩簿。一簿錄男女廬舍牛馬之數。一如舊法。一簿圖各戶頃畝之田。及東西南北四至畧次。及丈數若干。斗額若干。每八歲稽查之。分立前管新買除賣。見在四目。今替之前管。卽先替之。見在防奸。

於流轉之際也。年月頃畝。略於除賣。而詳於新買。防奸於鬻產之際也。如此則混淆之弊革矣。凡一糧升。降穀祿分等。貧富之證。爭訟之質。亦可按之而定也。是詳黃籍之道也。黃籍已詳。民產已均。則夫不便民者。悉去乎。曰未也。所以不均不詳者。由不近民也。國之處戰爭。詳於外防。而略於內治。故司令之級。在帥尉之下。以罷軟者充之。以充之爲羞也。以一人攝數十里。取於其多。供軍糧而止。延至治世。猶不改也。其屬隸胥吏。以食升斗祿者。五六員。總攝數十縣。一歲之中。徵比監檢。往來數返。供帳相望。需索百端。雞犬



爲之不寧。民之釜鬲日竭。而公之倉廩不必實也。故斗升祿而富比素封矣。而其御之者。非罷軟則乳臭。聽其橫肆。概焉不察。巡視統領。徒充文具。延領望遷。如是而已。英君誼辟。苟察其爲弊乎。則斷然創法。升郡司於執政之次。升郡舍於帥府之上。重其詮選。選才充之。使以充之爲榮。取其能宣德意。聯民情。而巖急培克。能奏羨餘。則不取也。咎其不能陳力。凶荒庇護其下。而簪遲逋欠。則不咎也。厚胥吏之俸。有廉謹勤幹者。則時增俸錫金。或列書司令及賤吏姓名於公之燕室。日夕省之。以爲簡黜。察其勤惰貪廉。而黜

陟之。凡察此之法。後世唯無時差。憲部僚吏而訪之。體不重而事不擾。固善法也。然唯眊眊然遺利是摘。適足以生郡官之猜疑。而增其培克也。而其供帳相望者。與彼郡胥無大異同。則何在其不擾乎。且此輩之與郡胥同爲聲應。則均之歸蔽罔耳。英君誼辟。宜擇親信。授德意。專問其貪與惰。或破前格。親見賤胥。而問民事。或托射獵。以輕裝行僻郡。召見老農。親問疾苦。如此則上下日近。源澄流淨。民產日均。黃籍日詳。而不使之改革矣。或曰。使民以其簡也。今之所陳。無乃如十羊而九牧乎。無乃如煮小鮮而屢擾之乎。



無乃嚮腐儒之習乎。曰誠然。然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。揭畫一之法。嚴禁其煩苛。使如一母一子必不相苟。則不前戒不警導。單車褰糧。毫不累民。舊法似簡而擾。此則似擾而簡。亦顧立法之始如何已。且也。民皆知上之貴農如此。則肯本業末之俗衰矣。則此法也。不獨富民。亦所以富國也。富國之術無他。其源在均民產。詳戶籍之法而已矣。

新策卷之四

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1095